

## 眉山访东坡

■小山

去眉山三苏祠访东坡先生故里，是我的夙愿。东坡生于斯长于斯，品格在此养成，学问在此精进，心灵在此丰盈，这是他一生难忘的血脉之地，更是他半生漂泊的心灵原乡。

十年前，我曾特地从成都打车前往三苏祠，到了目的地“铁将军”把门，只能抱憾而归。时光飞逝，对东坡之爱却越来越深。2021年在宁波图书馆开讲“苏东坡的草木世界”系列第一讲时，我就发愿要多读东坡书、多走东坡路，希望更深入先生伟大丰富的心灵世界。东坡出生成长地、仕宦之地、贬谪之地、买田及终焉之地以及长眠之地，都在我的行程计划单上。可三年过去，只是蜻蜓点水般游览了黄冈东坡赤壁以及杭州苏堤。

今年8月上旬，再次出发探访三苏祠，车子进入眉山市区一片仿古建筑区域，熟悉的感觉就来了——到三苏祠所在地古纱縠行商业街区了。东坡饼、东坡酱菜、东坡味道、东坡书院，街区东坡元素无处不在。终于来到三苏祠大门前，读着“古今三手笔，天地一眉山”的楹联，心里一阵激动，十年夙愿终将得偿。

三苏祠原为苏家故宅，南宋改宅为祠，明末毁于兵火，清康熙四年在原址上模拟重建。如今，三苏祠是成都平原上与杜甫草堂齐名的文化地标。

祠院内竹林掩映、花木扶疏、古意盎然，院墙四周有很多黄葛树，主干苍劲，树冠广展，叶大阴浓。院内亦有不少楠木，笔直挺拔，姿态俊逸。开花植物不多，水面上荷叶田田，花已到后期。粉红色的紫薇是满眼苍翠中最引人注目的存在，在一片青果满枝的海棠树边上，居然看到一丛来自异域的巴西野牡丹正开着深紫色的花朵。

一路念着亭台楼阁上的牌匾或楹联，回忆着书里曾读过的相应轶闻掌故。站在披风榭前，想起“超级坡迷”陆游的《眉州披风榭拜东坡先生遗像》，其中“孕育着秀当此地，郁然千载诗书城”句尤为著名。

东坡在此生活二十多年，最被他念兹在兹的地方是南轩，也就是他们兄弟二人作息及读书的地方。

“南轩”后来被苏洵改为“来风轩”，现名为“来凤轩”。“来凤”之名，不知是否来自北宋著名诗人梅圣俞？两兄弟金榜高中之后，梅圣俞曾写过一首《题老人泉寄苏明允》（苏明允即苏洵），赞颂两兄弟诗名远扬前途无量。

南轩的对面是木假山堂，原是用来陈列苏洵心爱之物楠木假山之地。此假山是苏洵用一件裘皮大衣从樵夫手中换得，后带到东京汴梁，珍之爱之，有专文及诗记之。梅圣俞、东坡亦先后题咏，其中坡公诗名为《木山并叙》，诗前小序写得明白：“吾先君子尝蓄木山三峰，且为之记与诗。诗人梅二丈圣俞见而赋之，今三十年矣。”

在来风轩、木假山堂右侧，有一座古井，砖缝间苔藓翠绿，并不深，碧水清冽，据说为苏家当年旧物，二苏就是喝此井水长大的。游人纷纷用木盆取水濯手，希望沾一沾苏家的文气。

自兄弟俩丁父忧结束返回东京之后，就再也没回过老宅了。很多时候，他们只能在回忆或梦中返回故宅。在元丰三年贬往黄州的路途中，东坡有诗，“忆我故居，浮光动南轩。松竹半倾泻，未数葵与萱。三径瑶草合，一瓶井花温。至今行吟处，尚余履舄痕”，回忆在故居的美好光景，南轩和水井都被提及。

坡公还有一篇小短文，题为《梦南轩》：“元祐八年八月十一日，将朝，尚早，假寐，梦归穀行宅，遍历蔬圃中。已而坐于南轩，见庄客数人，方运土塞小池。土中得两芦菔根，客喜食之。予取笔作一论文，有数句云：‘坐于南轩，对修竹数百，野鸟数千。’既觉，惘然思之。南轩，先君名之曰‘来风’者也。”

古井边上，直立着一段黄荆枯木，一人合抱之粗，据传为苏洵当年手植。两条手指粗的新枝从枯木边上抽出，依然碧叶青葱，长势良好。黄荆既是一味中药，也是一种教具，当年廉颇向藺相如“负荆请

罪”时，背的就是此物，有人说这也是苏洵当年教子甚严的证据，毕竟俗语有云：“棍棒底下出孝子，黄荆条下出好人。”坡公晚年远谪海南，还梦到老苏检查作业，夜半被吓醒，写诗《夜梦》记曰：“夜梦嬉游童子如，父师检责惊走书”，大概坡公小时候也是尝过荆条滋味的。

相对于老苏的严厉，程夫人对兄弟俩的教育既温柔又坚定。在这里，母亲教他们读《后汉书》，启发他们要做范滂那样的正直节义之人；在这里，母亲教他们不取不义之财，东坡有《记先夫人不发宿藏》一文记之；在这里，母亲还禁止他们捕取鸟雀，以至于院子里的鸟雀也不怕人，鸟巢越筑越低，兄弟俩可以观察母鸟喂雏的景象，东坡亦有《记先夫人不残鸟雀》一文记之。

祠堂的正殿供奉着父子三人塑像，端正肃穆似坐堂议事。走出大殿，门前有两棵600多岁的参天银杏，树无白果，两者皆雄，据说象征兄弟两人昂然于天地之间。附近还有一棵古黄葛树，石头上写着“眉州第一树”，有人说此树象征苏洵，苍老遒劲，厚重古朴，守护着两兄弟茁壮成长。

出三苏祠，我们随即驱车前往乐山大佛景区。眉山、乐山分别在岷江的上下游，水路相距一百二十里。苏轼兄弟为程夫人守制结束之后，老苏决定举家迁往东京汴梁，因有妇孺随行，故走长江水路返京。父子三人一路访古探胜，诗词唱和，好不欢愉，后结集为《南行集》行世，其中乐山是他们停留赏玩的第一站。

在大佛脚下，东坡先生写下《初发嘉州》一诗，“故乡飘已远，往意浩无边”为其中名句。虽将离开家乡，离开蜀地，但他并没有太多伤感，反而对未来充满着期待。兄弟俩跌宕起伏而又精彩纷呈的水生奇一生，将由此开启。“三苏”在此留下了很多故事和古迹，崖壁上有苏轼手书之“佛”字，山顶有东坡曾读书的东坡楼，路边还有“东坡载酒时游处”的摩崖石刻，亦专门辟有纪念东坡的苏园。

## 老屋

■虞燕

顶网线纵横交错，网眼大而齐整，犹如张开了巨大的绿色蜘蛛网。这轮轮到父亲站上去，将本白的纸一张张糊上去。此后，卧室便有了一个白色的吊顶，整个房间看上去是一个那么干净亮堂，灯一开就让人觉得温馨、安宁。

隔断墙成就了一个有模有样的小房间。两张小床中间摆了桌子，母亲依了我的心意，扯了块漂亮花布做窗帘。趁着每年的修船期，父亲拿出他的手艺，依次给我们做了床头柜、书架、木箱等。姐弟俩在自个儿的空间里如鱼得水，做作业、听广播、吃零食、看闲书，偶尔也吵吵架。我还常常接待伙伴们，女生们在一起，说不完的话，玩不完的小游戏，房间里装满了我童年至青春期的秘密和快乐。

夏日，老屋是清凉之地。屋后没有任何遮挡物，望出去，连片的水稻田静美如画。打开后门和前窗，穿堂风嗖嗖而过。吃午饭，别人家电风扇转如飞，却依然逃不过满头大汗，我家的自来风大摇大摆地回旋进出，不轻不重地拂过皮肤，刚从毛孔探头的细汗便被带走了。饭后席地而睡，半睡半醒间，我闻到了风里裹挟的植物香气。

傍晚时分，暑气渐退，院子里开始喧嚷。水稻田和菜地的主人们往返均要穿过我家院子，待忙完当日的农活儿，索性一屁股坐在台阶上拉起了家常。邻人亦踩着拖鞋慢慢腾腾走了过来，加入谈天说地之列。爷爷奶奶搬出小椅子，坐上去，优哉游哉地摇蒲扇。小朋友们跑来跑去，把我的鸡撵得腾空而起……我们在屋檐下吃饭，鱼鲞、糟鱼、醉鱼，自种的茄子、蒲瓜、四季豆等，荤素搭配。若父亲在，他总要喝一杯白酒兑汽水。有一次，我偷喝了一大口，脸热头晕，整个院子的人笑话我，我瞥见最后

一缕霞光从檐角落下来，在台阶上跳了两下就消失了。

老屋的地理位置和周边环境决定了其夏凉冬冷。屋后的空旷在夏天是优势，到了冬季却成了弊处。西北风如巨兽咆哮，呼呼呼来，呼呼呼去，或盘旋于屋顶，或在屋旁作乱，门窗颤抖着，喇喇作响，好似有什么东西要随时进来。若遇雨天，更为难过，寒意和湿气从门缝和窗缝直往里钻，屋里冷如冰窖。为了不让我们受寒，母亲想了很多法子，火爐里炭火不熄；大锅烧热水，可喝，可泡脚，可灌满水瓶后套上布袋暖手；带领一双儿女搓手搓脸做运动……最爱灶膛，里面毕毕剥剥，火苗欢蹦，外边，娘仨相互依偎，有时，娘上年糕、红薯或冷硬的糖包，空气里暖烘烘香喷喷，吃饱了就犯困。

天晴就好办了，金灿灿的阳光铺洒于家门口，西面的水泥柱旁，母亲整整齐齐地码上木柴挡风，关上门形成一个半包围的空间，很适合晒太阳。四邻八舍也不客气，纷纷上我家，开玩笑说借用一下风水宝地。大家在阳光下打毛衣、削荸荠、嗑瓜子、闲聊、打盹。母亲搬出竹床，晒被子晒枕头晒厚衣裤，我一屁股坐上去，又软又暖，赖在那儿怎么都赶不走。

有父亲在，冬日的夜晚亦是热闹的。母亲烧火，火光映红了她的脸，父亲做菜，灶台白气缭绕。十五瓦的白炽灯散发出淡黄的光，温暖怡人。关紧门窗，饭菜上桌，热气腾腾，母亲自酿的米酒醇香诱人，父亲喝得脸庞酡红，慢悠悠地跟我们讲外面的事，母亲听得认真，美丽的眼睛里盛满笑意。我的心一半在酒酿蛋上，弟弟说的也是，几口香甜的酒酿蛋落肚，浑身热乎、舒坦。

屋外寒意肃杀又怎样？我们可以待在屋里。想想我们拥有这样温暖坚固的堡垒，幸福感顿生。

天凉好个秋  
菱角与鸡头

■柴隆

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七回“秋爽斋偶结海棠社 蘅芜苑夜拟菊花题”，诗社结束，曹公转笔写袭人托宋嬷嬷给史湘云送东西，只见袭人端两个小掐丝盒子：先揭开一个，里面装的是红菱和鸡头两样鲜果；又揭那一个，是一碟子桂花糖蒸的新栗粉糕。又说道：“这都是今年咱们这里园子里新结的果子，宝二爷叫送来与姑娘尝尝……”

两样鲜果、一碟糕点，天凉好个秋，红菱、板栗、鸡头，恰是当下的时令食物。红菱熟稔，鸡头是什么？只怕不少宁波人会觉得陌生些。

家住水乡宁波，湖泊水库河流遍布，江南祖屋，临街枕河，梅雨门巷，秋桂金馥，酒肆错桥，临水楼台，花髻云影，画桥暮树，少年芳邻，竹马之侣，包括乌篷船、石桥、鱼米、药材、梅雨、社戏、马头墙、藏书楼……所有的江南印记，所有的江南风物，所有的江南味道，所有的江南雅致，一一对上号。

秋风起，私藏了江南人长夏期待的莲藕、水芋茭、菱角、芡实扎堆上市。所谓四时有序，八节长青，兼得江南水乡之风物，古早味的菱角与芡实，便是初秋之觉，前文曹公笔下的鸡头是芡实的别名，只是宁波本地极少，苏州一带盛产。

凑巧的是，莲藕、茭白、菱角、水芋茭都是在中秋前后上市，应时当令，正赶上举国同庆阖家团圆的好日子。打有记忆开始，差不多每年中秋月圆祭月，都少不了这几样时鲜作为供品，所以对它们有着不一样的感情。

一片池塘丢下一两株菱角，密密麻麻的绿色小碎叶很快就能铺满水面，长势太旺的话会挤作一团，菱角是水生植物，叶为三角形，叶柄是一个气囊，浮在水面上，开白色的小花，果实为黑绿色硬壳包着白白的菱形果肉。菱角的外壳像张开翅膀的蝙蝠，小贩所卖的菱角有生熟之分、老嫩之别。儿时，依稀记得小贩用鲜荷叶按量包好，按包论价，菱角外壳硬，不易剥开，小贩特备一把小剪刀，将两头的尖角剪去，再从菱角的立面切开，便可消受。嫩的菱角生吃鲜脆，味甜，味道很像荸荠的清脆，老菱角煮熟后，粉糯可口。

菱角有红皮与绿皮之分，煮熟之后皆变黑色，红菱味道似乎更鲜嫩些，除此还有两角和四角之分，四角的吃起来容易扎破嘴唇，比咬两角的格外小心。嫩的菱角适合生吃，甜脆可口不比上好的荸荠差，老一点的菱角适合煮了吃，富含淀粉，肉质爽滑细腻，又有一股特别的甘甜。菱角还可以用来做菜，剥出来与半瘦半肥的猪肉同烧，火候到家自美。

鸡头米也好，芡实也好，到底是生僻些，除了水系发达的苏杭，人们未必听说过。不少人将它与莲子混淆。为啥称芡实为鸡头呢？只怪它的形状生得奇特，芡实是一种睡莲的种仁，睡莲的叶子像起了鸡皮疙瘩的莲叶，它的果实像石榴一样，外壳包裹着内部一颗颗种子，整体造型乍一看像一只鸡的脑袋，所以又将芡实称为“鸡头米”。

椭圆形的剥包成熟后，内里的果实是一粒粒黄色的小圆珠，剥皮后就是芡实，可制成淀粉，也叫“粉芡”。烹饪中的“勾芡”就是指芡实，如今的淀粉是用土豆、白薯、玉米等制成。我也是很久之后才知道芡实这个学名。

芡实的高级食法，可以磨碎了用来做糕点或熬粥，听上去很好，却是复杂的吃法。民间百姓人家省去了研磨的步骤，直接将剥好的鸡头米下入滚烫的开水中，加入藕粉勾芡，起锅后放入适量桂花糖或桂花酿，说来就是一道极为美味的江南甜品。

芡实的口感很Q弹，颇有嚼劲，小时候对芡实的热情并不怎么高，当年的芡实大多只有黄豆大小，如今芡实摇身一变成了高档土特产，价格一路上涨，很多人已经不舍得吃，只买来当礼品送亲友。倘若去江南古镇游玩，芡实招牌随处可见，糕点中是否真正掺入芡实，只有店家心知肚明。

苏轼在《南歌子·湖景》里的词句：“佳节连梅雨，余生寄叶舟。只将菱角与鸡头。更有月明时，一时留。”秋日菱角与芡实和春笋、夏藕、冬酿一样，总让人想起那优哉游哉的江南水乡的季节更迭与四时交替。

## 荣耀（外四首）

■吕付平

树叶开始衰老，进而落下  
风只是一个旁观者  
目送远去的故人  
带着宿命的轮回寻找  
新的安身之处

白露初放的九月  
大地上的事物开始接受秋天的洗礼  
瓜熟蒂落，鸟语丰盈，蝉鸣消退  
连绵的稻浪翻滚金黄  
空气中充盈着凉爽和香甜

这是桂花的季节  
历经冬、春、夏的隐忍和沉默  
短暂的荣耀将在秋天来临  
金色的香囊在枝叶间披挂整齐  
静待风的指令

花瓣细碎，是炽热的语言  
她们用少女的馨香俘获  
贪婪的鼻翼——  
植物与动物最奇妙的邂逅  
来自令人眩晕的释放和吸纳

## 港湾

我还是喜欢你安静的样子  
轻轻荡漾的优雅，哪怕浑浊  
也保持着绅士的风度  
把拍击堤岸的声音谱成歌谣

母亲在傍晚喊回回家的孩子  
回港的马达声削减成轻声细语  
的呢喃  
走向千帆竞渡的反面  
卸下疲惫，也卸下收获

一片海抵达陆地之后  
便胸怀悲悯，她用慈眉善目  
认领眼前的事物。把广阔的臂弯  
围成一架舒适的摇篮

用浑浊眺望蔚蓝。远行的背影  
再一次拉长送行者的目光  
劈风斩浪的远行者，把回归港湾  
奉为心照不宣的秘密

## 故人

那日路过小公园  
狭路相逢，你不说话  
只在微弱的黄昏里点了点头



## 倾阳一点丹心在

胡龙召 摄